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一〇一回 王醫生淋漓談父子 樑頂冀恩愛割夫妻

「幸喜馬車走得快，不多幾時，便到了金利源碼頭了。卜子修連忙先下了車，垂手站著，等道臺下車時，他還回道：『是大人叫卑職坐的。』道臺看了他一眼，只得罷了。後來他在巡防局裡沒有事辦，便常常與些東洋車夫為難，又每每誤把製造局委員、司事的包車夫拿了去，因此大家都厭惡了他，有起事情來，偏偏和他作對。他自己也覺得乏味了，便托人和道臺說，把他調到城裡東局去，一直當差到此刻，也算當得長遠的了。這個便是卜子修的來歷。」且慢！從九十七回的下半回起敘這件事，是我說給金子安他們聽的，直到此處一百一回的上半回，方才煞尾。且莫問有幾句說話，就是數數字數，也一萬五六千了。一個人哪裡有那麼長的氣？又哪個有那麼長的功夫去聽呢？不知非也，我這兩段故事，是分了三四天和金子安們說的，不過當中說說停住了，那些節目，我懶得敘上，好等這事成個片段罷了。

這三四天功夫，早又有了別的事了。

原來這兩天苟才又病了，去請端甫，端甫推辭不去。苟才便寫個條子給繼之，請繼之問他是何緣故。繼之便去找著端甫，問道：「聽說苟觀察來請端翁，端翁已經推掉了？」端甫道：「不錯，推掉了。」繼之道：「端翁，你這個就太古板了。他這個又不是不起之症，你又何必因一時的疑心，就辭了人家呢？」端甫道：「不起之症，我還可以直說。他公館裡住著一個要他命的人，叫我這做醫生的，如何好過問！我在上海差不多二十年了，雖然沒甚大名氣，卻也沒有庸醫殺人的名聲，我何苦叫他栽我一下！雖然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論，但是現在的世人，總是人云亦云的居多，況且他家裡人既然有心弄死他，等如願以償之後，賊人心虛，怕人議論，豈有不盡力推在醫生身上之理？此刻只要苟觀察離了他公館，或者住在寶號，或者遷到我這裡住下，二十天、半個月光景，我可以包治好了。要是他在公館裡請我，我一定不去的。」繼之聽了，倒也沒得好說，只得辭了出來，便去找苟才。

其實苟才沒甚大病，不過仍是怔忡氣喘罷了。繼之見面之下，只得說端甫這個人，是有點脾氣的，偶然遇了有甚不如意的事，莫說請出門，就是到他那裡門診，他也不肯診的，說是心緒不寧，恐怕診亂了脈，誤了人家的事。苟才道：「這個倒好，這種醫生才難得呢。等他心緒好了再請他。」說話時，苟才兒子龍光走進來，和繼之請過安，便對苟才道：「前天那個人又來了，在那屋裡等著，家人們都不敢來回。」苟才道：「你在這裡陪著吳老伯。」又對繼之道：「繼翁請寬坐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自出去了。

繼之不免和龍光問長問短，又問公館裡有幾位老夫子及令親。龍光道：「從前人多，現在只有帳房先生丁老伯、書啟老夫子王老伯；至於舍親等人，早年就都各回旗去了。此刻沒有甚麼。」繼之忽然心中一動道：我何妨設一個法，試探試探他看呢？因問道：「尊大人的病，除了咳喘怔忡，還有甚麼病？近來請那一位先生？」龍光道：「一向是請的老伯所薦的王端甫先生。這兩天請他，不知怎的，王先生不肯來了。昨天今天都是請的朱博如先生。」繼之道：「是那一位薦的？」龍光道：「沒有人薦的，不過在報上看見告白，請來的罷了。老伯有甚朋友高明的，務求再薦一兩個人，好去請教請教，也等家父早日安痊。」繼之又想一想道：「尊大人這個病是不不要緊的，不過千萬不要吃錯了東西。據我聽見的，這個咳喘怔忡之症，最忌的是鮑魚。」龍光道：「什麼鮑魚？」繼之道：「就是海味舖裡賣的鮑魚，還有洋貨舖子裡賣那個東洋貨，是裝了罐子的。這東西吃了，要病勢日深的。」剛說完了話，苟才已來了。龍光站起來，俄延了一會，就去了。

繼之和苟才略談了一會，也就辭回號裡，對我們眾人談起朱博如來。管德泉道：「朱博如，這個名字熟得很，是在那裡見過的。」金子安道：「就是甚麼兼精辰州符，失物圓光的那個，天天在報上上告白的，還有誰！」德泉道：「哦！不錯了。然而苟觀察何以請起這種醫生來？」繼之道：「他化了錢，自然是愛請誰請誰，誰還管得了他。我不過是疑心端甫那句話。他家裡說共一個兒子，一個帳房，一個書啟，是那個要弄死他？這件事要做，只有兒子做。說起憤世嫉俗的話來，自然處處都有鼻鏡；但是平心而論，又何必人人都是鼻鏡呢？何況龍光那孩子，心裡我不得而知；看他外貌，不像那樣人。我今天已下了一個探聽的種子，再過幾天，就可以探聽出來了。」我道：「怎麼探聽有種子的？」繼之道：「你且不要問，你記著，下一個禮拜，提我請客。」我答應了。

光陰似箭，轉瞬又過了一禮拜了。繼之便叫我寫請客帖子，請的苟才是正客，其次便是王端甫，餘下就是自己幾個人。並且就請在自己號裡，並不上館子。下午，端甫先來，問起：「請客是甚意思，可是又要我和苟觀察診脈？」繼之道：「並不，我並且代你辯得甚好的。你如果不願意，只說自己這兩天心緒不寧。向來心緒不寧，不肯替人診脈的就是了。」不多一會，苟才也來了。大家列坐談天。苟才又央及端甫診脈。端甫道：「診脈是可以，方子可不敢開，因為近來心緒不寧，恐怕開出來方子不對。」苟才道：「不開方不要緊，只要賜教脈象如何？」端甫道：「這個可以。」苟才便坐了過來，端甫伸出三指，在苟才兩手上診了一會道：「脈象都和前頭差不多，不過兩尺沉遲一點，這是年老人多半如此，不要緊的。」苟才道：「不知應該吃點甚麼藥？」端甫道：「這個，實在因為心緒不安，不敢亂說。」苟才也就罷了。

一會兒，席面擺好了，繼之起身把盞讓坐。酒過三巡，上過魚翅之後，便上一碗清燉鮑魚。繼之道：「這是我這個廚子拿手的一樣精品。」說罷，親自一一敬上兩片。苟才道：「可惜這東西，我這兩天吃的膩了。」繼之聽了，顏色一變，把筷子往桌上一擱。苟才不曾覺著；我雖覺著了，因為繼之此時，尚沒有把對龍光說的話告訴我，所以也莫名其妙。因問苟才道：「想來是頓頓吃這個？」苟才道：「正是。因為那醫生說是要多吃鮑魚才易得好，所以他們就頓頓給我這個吃。」端甫道：「據《食物本草》，這東西是滋陰的，與怔忡不寐甚麼相干！這又奇了！」

繼之問苟才道：「公子今年貴庚多少了？」苟才道：「二十二歲了。」繼之道：「年紀也不小了，何不早點代他弄個功名，叫他到外頭歷練歷練呢？」苟才道：「我也有這個意思，並且他已經有個同知在身上。等過了年，打算叫他進京辦個引見，好出去當差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又不是揀日子的事情，何必一定要明年呢？」苟才笑道：「年裡頭也沒有甚麼日子了。」端甫是個極聰明、極機警的人，聽了繼之的話，早已有點會意，便笑著接口道：「我們年紀大的人，最要有自知之明。大凡他們年輕的少爺奶奶，看見我們老人家，是第一件討厭之物。你看他臉上十分恭順，處處還你規矩；他那心裡頭，不知要罵多少老不死、老殺才呢！」說得合席人都笑了。端甫又道：「我這個是在家庭當中閱歷有得之言，並不是說笑話。所以我五個小兒，沒有一個在身邊，他們經商的經商，處館的處館，雖是娶了兒媳，我卻叫他們連媳婦兒帶了去。我一個人上海，逍遙自在，何等快活！他們或者一年來看我一兩趟，見了面，那種親熱要好孝順的勁兒，說也說不出來，平心而論，那倒是他們的真天性了。何以見得呢？大約父子之間，自然有一分父子的天性。你把他隔開了，他便有點掛念，越隔得遠，越隔得久，越是掛念的利害，一旦忽然相見，那天性不知不覺的自然流露出來。若是終年在一起的，我今天惱他做錯了一件甚麼事，他明天又怪我罵了他那一項，久而久之，反為把那天性汨沒了。至於他們做弟兄的，尤其要把他遠遠的隔開，他那友於之請才篤。若是住在一起，總不免那爭執口角的事情，一有了這個事情，總要鬧到兄弟不和完結。這還是父母窮的話。若是父母有錢的，更是免不了爭家財，爭田舍等事。若是個獨子呢，他又惱著老子在前，不能由得他揮霍，他還要恨他老子不早死呢！」說著，又專對苟才說道：

「這是兄弟泛論的話，觀察不要多心。」

苟才道：「議論得高明得很，我又多心甚麼。兄弟一定遵兩位教的，過了年，就叫小兒辦引見去。」繼之道：「端翁這一番高論，為中人以下說法，是好極了！」端甫道：「若說為中人以下說法，那就現在天下算得沒有中人以上的人。別的事情我沒有閱歷，這家庭的閱歷是見得不少了。大約古聖賢所說的話，是不錯的。孟夫子說是『父子之間不責善』、『責善，賊恩之大者』，此刻的人卻昧了這個道理，專門責善於其子。這一著呢，還不必怪他，他期望心切，自然不免出於責善一類。最奇的，他一面責善，

